



絕 技

魯克义等著





絕 技

魯克义等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六四年·太原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《文学丛书》选編了四篇反映工人生活的短篇小说：《褚三这个人》描绘了新旧矿山生活的强烈对比，塑造了胆大心細、粗犷豪邁的矿工英雄形象；《絕技》热情贊頌了老工人传授过硬本領的高风格，批判了个别青工重技术忽视提高思想觉悟的不良倾向；《三个组长》《对手赛》生动地描写了沸騰的煤矿生活的图景，反映了矿工在生产战綫上冲天的革命干劲和敢想敢干的革新精神。

絕 技

鲁克义等著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（太原井州路七号）

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晋出字第二号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山西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1/36·2 $\frac{1}{9}$ 印张·1插页34,000字

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第一版

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180册

統一书号：10088·505

定 价：(六)一角九分

统一书号： 10088 · 505

定 价： (六)一角九分

目 录

褚三这个人.....	褚祖尧 (1)
绝技.....	鲁克义 (25)
三个组长.....	九 孩 (48)
对手赛.....	九 孩 (64)

褚三这个人

焦祖尧

十岁就下窑背炭，瘦骨嶙峋的背脊上，脊椎骨象一串算盘珠子，两边的肋骨就象南方人甩稻的稻床棒，微微曲起，一档又一档。就在这样的背脊上，压着一二百斤的大炭块，两手着地，一步步爬到窑上来。一天背上三四趟，换上苞米糊糊两三碗。长大了点，就下窑刨炭，推煤车，支柱子，打炮眼……这就是褚三。

你知道什么叫接炭吗？旧社会，在窑主把头们的眼里，矿工本来就不是人。那时节，煤窑开采方法是极其原始的。大块的煤能卖大价钱，这大块煤怎样采法？说来也叫人不能相信：先在煤壁上刨两条一两丈高、二三尺宽的槽沟，再沿着地面往里刨掉三尺来高的一层煤，这样，煤块就四面凌空了，加之煤层和上面的顶板咬不牢，大块煤自然要山崩

一样的塌下来。因此沿地面这一层是不好掏的，一般总不是一下子把它掏空，而是留上几处三尺来粗的煤柱子，最后才将这几处的煤柱子撤掉。刨底层，撤煤柱子，这是最危险的活计，动作不快，跑得稍慢一点，就会被塌下的煤层压成肉泥。这种活计有个专门名词叫做“搂炭”，干这活的就叫“搂炭大师傅”，自然得艺高胆大的人来干。资本家为了赚钱，一般给搂炭大师傅的工钱要稍高一些，因为这是卖命的活计啊！搂炭大师傅前脚下窑，资本家后脚就打发人将一具薄皮棺材抬到窑口。为了活下去，这搂炭大师傅，褚三干过！

生命力是旺盛的，苦难的岁月把褚三这个人泡大了，他长成了一条彪形大汉。四方正正的脸膛上，黑杠子般的眉毛象两把倒挂的刷子，眉毛下面是两盏矿灯般有神的眼睛，平塌塌的鼻子，阔阔的嘴巴，往前突起的前额，一切都是粗线条勾勒起来的。那两条象是紫铜铸成的碗口粗的胳膊上满是茸毛，叫人不得不相信，一拳头下去真能把煤壁砸个窟窿。这就是褚三！

褚三好赖成家了。可是他太穷啦！这么一条汉子，成天在窑底下受苦，老婆的脸色和他一样，黄

得象张黄裱纸。这还罢了，最伤心的是两个人只有一条裤子。褚三出门下窑，穿走了裤子，老婆就下不了炕，围了条破麻袋，蹲在沒有生火的炕角里冻得索索发抖；褚三回来了，老婆才穿上裤子下炕做饭。这就是褚三！

褚三自然想过：这一切是因为啥呀！天生的？命里注定的？“去他妈的！”褚三吼起来了，他那满是茸毛的胸膛要炸裂了；褚三打心眼里不能同意这种说法。日本侵略者在的时候，褚三在井下推煤车。有一次，煤车在道岔处卡住了，日本监工手里的棍子在他头上挥动：“你良心大大的坏，不想给皇军出煤！”褚三眨着眼睛问自己：“我的良心坏？”

监工手里的棍子离他头上的破柳条帽只有两指高了，褚三一挥满是茸毛的铁胳膊，监工手里的棍子就被“铁钳子”钳住了。

“你狗日的！”褚三的铁胳膊又挥了一下，日本监工沒有哼半声就乖乖地躺下了。褚三扔掉棍子，狠狠地吐了口唾沫，搓了搓蒲扇一样的大手，看着躺在那儿一动不动的日本监工，说：“我良心好了还行？嗯！”当天晚上，褚三和他的老婆就不知去向了。解放后，他才回到矿山。

这就是褚三！

现在，褚三是机械化采煤队的队长，带领四十几号人。他那蒲扇般的一双大手扔掉了鹤嘴镜，开起截煤机来了。解放到现在，他个人在工作中没有发生过什么机器和人身事故，连砸脚碰胳膊的事情也没有出现过。别人让他总结经验，他费了一夜脑子，总结出八个大字，叫做：“照章办事，主观主义。”

就是这个褚三，他在出席全局标兵大会时，曾经登上主席台，敞开了白布挂子，挥着毛茸茸的两只铁胳膊，用他那洪钟般的嗓子，对着一千多人喊道：“咱在井下干活，一要照规章制度办事，二要有个‘主观主义’，短了一个也不行，咱就靠它来搞好生产哩！”

照章办事这容易理解，可是这“主观主义”是个啥呢？而且又是褚三的“主观主义”！

手工回采队有个队长叫刘全富，早先在井上开绞车，后来还脱产搞过几个月工会工作。调到手工回采队来当了队长以后，莫名其妙的情绪就没有断过。他这人平时不喜欢大声嚷嚷的说话，不过每句话出来之前得先在肚皮里掂过份量。他想不通的

是，好端端的个刘全富，为什么会被派到这个手工回采队来当队长，来干“啃骨头”这差使。为什么叫“啃骨头”，这里边也有个来历。原来机械化采煤队采完以后，手工队才进去在采完的空区吃煤墙。干这活儿的情况复杂，困难多，天天在和各种各样的自然条件进行斗争，一不小心就会被上面落下来的煤皮和石头打着。这哪里象机械化采煤队那样干得痛快、利索，容易见到成绩呢！刘全富想不通为啥要自己来干这差使，他曾好多次一个人悄悄检查过：在来手工回采队以前，工作上有没有什么疏忽大意，有没有什么过错？找了半天又没有找到，既然并没有疏忽和过错，为什么会从井上调到井下来，而且让我来“啃骨头”？时间长了，这些想不通的事儿就变成了个疙瘩藏在心里。领导上帮助过他，因为没有解开他心里这个疙瘩，刘全富还是刘全富。就在刘全富闹情绪闹得正厉害的时候，偏偏又出了次事故。有一次他们吃完一个掌子面的煤墙以后，没有马上搬家，乌机道上落下二十来米的一片顶，当下就压住了二百来米道，一百多根坑木。这自然是队长的责任，刘全富受到了严厉的批评。第二天他没有下井，请了假躺在床上嚷头痛，心里

却说：“人不走运，喝了凉水也会塞牙缝！我刘全富算倒霉了。”他正在嚷嚷头痛的当儿，领导上跑来告诉他，决定将褚三调到手二回采队来当队长，刘全富做他的助手。刘全富听了心里不服气地想道：“褚三，他褚三又能怎的？他的‘主观主义’到手工回采队能解决了问题？”他躺在炕上，认真地想起来了。是啊，褚三来了，这口黑锅让他背去吧，我刘全富可背得够了！你是队长我是副队长嘛，一切听你的吧，省点心，少烦点神，我身体能养胖哩。

消息传得就是快，井上井下，掘进的，钉道的，开绞车的，矿灯室里充电的，到处都在议论纷纷：褚三碰上刘全富，有好戏看矣！

褚三上任那天，刘全富起得特别早，啃着烤馍就下井了。他来到掌子面上，没有碰见褚三，就靠着煤壁坐下来，慢慢的嚼着烤馍。心里想：新官上任三把火，褚三啊，你连一把火也没有啊！他一面嚼着，一面闭目养神。

“嘿，你这家伙休息可找到地方啦！”洪钟一般的声音把个刘全富吓了一跳，他睁开眼来，褚三站在面前。

“你早就来了，队长？”刘全富用背抵着煤壁想站起来。

“坐着吧，老刘，我要和你说个悄悄话儿。”褚三蒲扇般的大手按在他的肩上，不让他站起来。跟着一屁股坐在他的旁边。

“你来了，我要念声佛哩！”刘全富半闭着眼睛说。

“怎么，我来了，你想图清闲呀！”褚三用肩膀撞了撞他的助手说，“没那么便宜事，老刘！”

“你是队长呀！”刘全富的眼睛还是没有睁开来。

“队长又怎么，队长一个人能吃完这堵煤墙？”褚三的声音在掌子面里嗡嗡回响着。“说实在的，老刘，手工回采队这副担子是不轻！领导叫我来，我高高兴兴地来了。你一个人挑吃力，咱两个人两副肩膀来抗。横竖，机械化队吃完以后得有人来吃煤墙。”

“这煤墙不是好啃的啊，”刘全富笑着说，眼睛也睁开来了。“说真的，队长，干咱手工回采的，恐怕也得有点‘主观主义’才行吧！”

褚三楞了一下，刘全富话里的弦外之音他明

白。他那粗线条的嘴角抿了抿，使劲咽下一口唾沫，毛茸茸的铁胳膊伸过去一把钳住了刘全富的手腕子：“老刘，我就爱个好逗乐的，你算中我的意了！”

刘全富被他钳住了臂膀，有些发急起来，害怕这个霹雳性子的人毛手毛脚，没想到褚三说出的话却完全是另一层意思，这才大着胆子说：“我说的是真话，队长！咱干活不是一要照章办事，二要个‘主观主义’吗？”

“不错，是那么回事儿，”褚三的嘴角又抿了抿，忽然放低了声音，摇着刘全富的胳膊说：“老刘，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！我褚三是个吹火棍样的脾性儿，往后工作中你搀着我，我扶着你。对我有啥意见你只管提，人前人后都没有关系，可是工作上马虎了点，我可依不了你！”说着，蒲扇一样的巴掌落在刘全富的肩上，摇动着他的肩膀。

工人们陆陆续续地下井了。调度室来了电话，通知各队队长到井口开碰头会。褚三招呼刘全富一起去，老刘把头摇得象泼浪鼓似的，说有一个人去就够了。褚三没有勉强他。临走前嘱咐刘全富，刚才他在掌子面上转了转，东头有五十来米一段响动

声音不正常，顶板压力太大，为了安全生产，要他领几个人把柱子打起来。刘全富点了头，他才拔脚往井口走去。

褚三在井口开完了会，兴冲冲地往回走。今天会上宣布，732工作面机械化采煤队明天就可以采完，要手工回采队紧跟上去。褚三倒剪着两手，弓着腰，在一米多高的巷道里，照样大步流星地走着。他来到工作面，看见十几根柱子已经打起来了，大伙儿干得正欢，刘全富呢，也握了张铁锹在攥煤。他心里热呼呼的，喊道：“老刘啊老刘，你到底是个火车头嘛，蒸汽烧足点，挂上几节车皮，照样拉得动呀！”他走到刘全富身边，一巴掌拍在他肩上：“干得不坏呀，伙计！”

“会开完了？”刘全富支着铁锹问。

“是啊，老刘！732等着咱们呢。这里得想法快点啃完，咱好搬家。”褚三朝手心里吐了口唾沫，搓了搓，从地上拿起一把铁锹。

“为了快点啃完，咱嘴都张成个高音喇叭啦，”刘全富笑咪咪的说，“看看这干劲，还能凑合过去吧！”

“还得想想办法，让大伙都来出出点子，任务是赶早不赶晚呀！”褚三认真地说。“我先摆它几家伙，咱俩再商议商议，拿个谱儿，好给大伙说话。”

刘全富点了点头，褚三扬起铁锹，开始干活。干了一阵，直起腰来，擦了擦额上的汗，顺手拍了拍旁边的柱子，这一拍却把个褚三拍呆了。他扔掉铁锹，爬在地上，将柱子旁边的浮煤拨拉开去：原来他们支柱时根本没有按照操作规程，浮煤没有去掉，柱子也没有抵住下面的石头底板，而是图省事的把柱子支在浮煤上，再在柱子的上端打楔子，所以褚三一拍，就觉得柱子有些松动。他接连检查了几根柱子，都是这样打的，猛的心里一阵热气直窜上来：这个老刘太成问题，让他自己好好看看吧！他一只脚刚跨出去，猛的又收回来了，扶着柱子直喘气。看看刘全富的背影，粗线条的嘴角抿了抿，好象使劲咽下什么东西。就这么扶着柱子喘息了好一会儿，才压下了往上直窜的那股火气，慢慢的走到刘全富背后。

“老刘，这柱子是你叫打的？”

“是呀，是我叫打的，”刘全富转过脸来，摸

不着头脑地说：“不是你开会前关照的吗？”

“我可并没有关照你这样打啊！”褚三又咽下了一口什么东西，他竭力想把声音放轻一些，没想到声音却发颤起来了。

“那依你说该怎样打？”刘全富不高兴了，“你走时也没有交待清呀！”

“这还用得着交待？”褚三万万没想到老刘会说出这等话来，“照规章办事呀，老刘！这柱子打在浮煤上，能成吗？”

“照——章——办——事？”刘全富拉长了声调，重复了这四个字，然后上下打量了一下褚三，这才冷冷地说：“不错，是得照章办事，可是任务那么紧，732又等着咱们，根据情况，也得有个‘主观主义’嘛，队长！”

“‘主观主义’这儿用不上！”褚三的声音提高了，他凸出两只矿灯般的眼睛，“安全搞不好，你的任务能够保证？领导上把大几十号人交给咱，咱这当队长的，能马虎半点？”

看着面前这金刚怒目式的汉子，刘全富自知理屈，不过嘴上并没有软下来：“好吧，以后凡事多请示你队长总行了吧？这次嘛，就算我——”刘全

富本来想说“就算我错了”，但是那个“错”字终究没有说出来，气呼呼地回转身，拿起铁锹，攏起煤来。

褚三直呆呆地站着。他站着，心里在和自己说话：“这是怎么回事儿呀，褚三？你的火气大应该用去啃煤墙呀！你干嘛直着嗓子和别人嚷嚷？老刘焦急不也是为了任务？嘿，你这个队长，褚三，你这个共产党员，够呛，真够呛！你嚷嚷就把问题解决了吗？没有呀……还站着干啥哩，褚三？”他猛的扔下铁锹，“登登登登”地走到刘全富身后，蒲扇一样的手掌按在他的肩胛上：

“你动我的气了，老刘？”褚三笑嘻嘻地说，这句话是出自内心的，因此他脸上的笑就笑得更加纯真，甚至有些稚气。

“什么，生气？我可没有那么旺的肝火！”刘全富弄不清褚三的这一着是什么意思。

“咱自小和煤炭打交道，炸药味闻得多了些，说话呛人呀，金克木，水克火，一物一制，老刘，你得管着我点儿！”

刘全富越发摸不准了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但是，他心里却模模糊糊地被褚三真诚的态度感动